

## 春雄與阿梅

引擎聲轟隆轟隆。悶臭黑煙挾著一股熱氣，排氣管頑固地發出嗡鳴。

春雄蹲在門庭前的水龍頭旁，鐵灰色大臉盆映出他佈滿皺褶的臉，水流隨著手部搓揉，在淡灰色點仔膠上支流般擴散開來——

他聞得難受，突然將整個臉盆抬起，手臂和腰腹一扭，「刷」地一聲——只見那臺不斷噴吐難聞煙氣的車體濕淋淋，水珠沿著後車箱流淌而下，滴滴答答像在哭泣。

前座車門開。「阿爸……是我啦……」玉芳低聲嚷。

春雄這才意識過來，但沒有後悔稍早的舉動，張敞喉嚨噴吐回去：「妳車是一直佇遮發創啥！臭死！」

「我恁囡仔轉來啦！」玉芳受了氣，忍不住頂回去：「昨暗就共恁講過！」

春雄沒搭理，彎下腰來繼續搓揉，搓揉，細碎泡沫裡映出他不耐的表情。

\*

鐵門沒關，日頭迎面吻在兩大片落地門窗，白天的時候地磚暖熱，門廳裡不用開燈也能泡茶看電視。阿梅坐在靠近穿堂的龍形木雕椅，盯著那臺42吋液晶電視，螢幕裡兩個女人並肩坐著，下方醒目反白Call in專線，右上角金光閃閃幾個大字：五術權威，慧雯老師。

「喂？」

「喂，妳好，請問貴姓？」

玉芳還沒進門就認出來了，那個捲髮女主持是演歌仔戲的許秀年，正滔滔不絕地敘說著什麼。

「我姓張。」

「張太太妳好，請問叨位人？」

阿梅看得入神，跟著許秀年溫婉親切的口吻探問，沒有注意到身後有人拉開紗門。人影登堂入室。

「我住嘉義，水上。」

「水上張太太，」許秀年細聲暖語慰問道，聲音就像和張太太在巷仔口聊天：「請問妳今仔日欲算啥人？」這一句，像維持節目進行的通關密語。

「我欲算……」語音裡，張太太操著一口臺灣國語，但電話打通不易，她不想錯失寶貴時機：「我家已啦。」

「欲算啥物？」許秀年拉開嘴角露齒笑，循循善誘不罷休：「妳的八字？」

「婚姻啦……張麗華，民國48年6月……」張太太連名帶姓報上去，直播節目不避諱也不消音，讓所有觀眾共同參與。

「阿母……」玉芳隔著內門低聲叫喚，阿梅凝神專注電視機，仍然沒聽見這一聲。

此時，慧雯老師低頭寫著什麼，三五秒鐘，張麗華這個人從出生到死的劫難命運，事業生活和婚姻，已經全被慧雯老師幾筆掌握。「妳今年五十八，婚姻的話，」她和這位年近六十想再婚的太太說：「今年會有一段袂禱的姻緣哦——」語調上揚，鐵口直斷。

玉芳以為阿母不願搭理是因為昨晚的事情，先牽著浩浩走進門廳，然後打算出去提行李；春雄正好此時進了門，語氣銳利：「啊妳困仔放著，就閣隨欲走哦？」

「提行李啦……」

這年，玉芳三不五時就帶著浩浩回來，自己不知道去哪逍遙。前幾天，春雄在外頭把內衫褲洗好進了門，玉芳抓緊時機拉著浩浩來到門庭，一大落的行李擱在牆邊，開門讓浩浩進去，自己轉身就走了。

今天，玉芳走進了門廳。

春雄意識到了什麼，感覺事情不太對勁。

「當時轉來啊？」節目進入賣藥廣告，阿梅聽見內門拉動的吱嘎聲響，終於轉過頭來。

「阿嬤——」浩浩喊。

阿梅揚聲呼應：「嘿，浩浩，緊入來——」

\*

平常，阿梅看完節目就進廚房，春雄的三餐，自己的三餐，人生有大半歲月困在廚房。

稍早她也看出了端倪，玉芳沒急著走，牽著浩浩進來，也在沙發上坐下。「早頓食未？」她問。

「猶未……」

「猶未？」春雄一聽，一貫沒好氣的聲嗓：「攞幾點啊？妳這個老母是按怎做的？」

阿梅在流理檯前嘆了一口氣。春雄向來脾氣衝，關於玉芳的事更像潑了汽油。夫妻倆平常不時在吵，你一句我一語，春雄吼得臉紅脖子粗，她頂多拔高音量；父女倆卻不同，一個吼，一個躲。其中有更複雜的情緒。

夾在中間，她也不知該如何處理。

現在她在冰箱、洗手臺和瓦斯爐前兜轉，要煮兩碗湯麵給玉芳和浩浩，偶爾回頭看時鐘，十點，確實太晚了，囡仔會餓到。

春雄年輕時在臺北工作，一家人本就聚少離多，調回嘉義後，阿嘉和玉芳又陸續畢業去住外面了，父子倆感情自然隔著一層。但她又想，阿嘉為何就沒有這個問題？父子倆話少，但也不至於每次見面就是這樣歹聲嗽。玉芳各方面都不比阿嘉，國中叛逆，高職美髮科畢業就出去鬼混至今，有時候半年不見人影，一回來就是拿錢。帳單、健保、違規單張都是寄回家裡，現在也還是這樣，中間隔了兩年不見人影，回來時抱著一個不足歲的嬰孩。「叫啥物名？」

「浩浩。」

昨天，阿梅正在抽油煙機底下和每晚的「三菜一湯」搏鬥時，電話響了，她停下手邊工作，鈴聲卻斷了。

下一秒，果然聽見春雄的聲嚟：「喂？」

她心頭一緊，整個人站定在鍋爐前，一動不動。

「佇灶腳。」春雄說。

她張大耳朵仔細聽。

「是閣有啥物代誌？」春雄語帶不耐。

是玉芳。她鬆了一口氣。趕緊拾起腳步走出穿堂。

電話裡，玉芳只說：「明仔載欲轉來。」她追問原因，玉芳支吾嚙囁，沒說清半句。或許是稍早的插曲使然，阿梅語調怪異，問玉芳這馬的生活、頭路，最近甘有啥物袂攏的對象？玉芳馬上意識到阿母的用意，嗯嗯喔喔想敷衍過去。離婚後，玉芳只零星地在髮廊、小吃攤做清潔工作，從以前就養成的倦怠性格什麼都做不久，四十幾歲的女人，要學歷沒學歷、要經歷沒經歷，沒了婚姻，什麼都沒了。

「妳嘛有歲啊，要為妳家己和囡仔打算啦……」阿梅說，尾音拖長，無奈。

幾年下來，春雄給的臉色和尖銳早在玉芳心裡積累了情緒，這會兒心頭栓閘一鬆，情緒汨汨傾洩：「恁兩個莫一直安呢好無？阿爸按呢，妳嘛按呢，這馬頭路就無好找啊……」

阿梅倒因此愣住。她不知道玉芳心裡有這些。平常人像風，進到門廳椅子猶未坐燒，就走了。從小就是這樣，作業寫不完就乾脆不去上課，考試不

及格也沒差；春雄不在，她一個人帶兩個小孩常常力不從心，習慣性的放縱教育養成玉芳什麼都不在乎、依賴的性格。

她只想，春雄不在，自己必須做得更多。

原以為玉芳嫁人應該就沒事了，會以家庭為重；不曾想，是這樣最壞的一個結果。

「離婚我嘛無願意啊，就真正維持袂落去……」

家己的查某困，阿梅心內知知，當初玉芳在電話裡支支吾吾，她心裡就有譜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每次哭著打回來阿梅就得過去連夜安撫。有幾次，則是玉芳提著行李在外頭拍打鐵門，阿梅聽見聲響，急急爬下床榻，把人領進門。

回房後，總是必須面對春雄的大吼：「嫁出去的查某困潑出去的水啦！妳袂當閣放乎伊按呢矣啦，三天兩天，冤家就欲轉來後頭厝，個性這呢嬌！」

這樣不對那樣也不是，因此，她在電話裡聽到玉芳說：「離了」的當下，心裡的重量倒是卸了下來；只擔憂，玉芳仔以後該怎麼辦？春雄知道後該怎麼辦？

「我知影妳是關心我，」昨晚玉芳難得透露心情：「毋閣恁按呢，我壓力真大……」

「恁阿爸嘛是為妳好……」阿梅話說到一半就被打斷了，「妳莫閣講彼句！」玉芳烙下這一句：「阿爸根本無共我當作查某困！」

電話掛斷。

\*

那天，她們母女倆在飯廳食中晝，春雄自己騎車出了門。

內巷無人居住，屋簷和壁牆之間有幾條鋼繩橫起的曬衣桿，所有衣褲的汗黃灰漬不怕注目，一逕用衫褲弓仔撐吊起來，在炎夏的焚風裡搖擺。巷子出來是一排三層樓高的老透天，二樓有舊式露臺可以披披掛掛，老人和小孩的衫褲迎入眼底，騎烏肚糶經過時，春雄總會多看一眼這幕日常風景。

退休後，他經常遊晃在街仔路或街巷之間，少年時無彼个米國時間，現在倒樂於將時間無限消耗，整日無所事事。

車影繞過菜市仔後壁的攤仔，春雄的視線拋向對邊，琳琅滿目的茶飲攤、照相館、小吃店迎入眼底，小小村落應有盡有，診所、洗衣店、連鎖超商。他的目光，來回穿梭在對面騎樓，看見有個少年赤身露體躺臥在車底。

「少年仔，」春雄朝裡邊喊：「恁頭家有佇無？」

車行昏天暗地有如廢墟，一臺被機械固定撐起的車體後面傳來熟悉的聲  
嚟：「春雄仔，罕行哦！」車行頭家阿民仔嘻笑說道：「這馬攞規起來是無  
啦——」

「老矣啦。」春雄擺擺手。

兩人是同梯，退伍後為了家庭各自去了外地，中間相隔二十年沒見，後  
來在某個親友的喜宴會場重逢，春雄說，我一个後生一个查某困，攞十八歲  
啊，一次補足二十年的友誼進度。退休後，阿民仔三不五時就邀春雄去釣  
蝦、喝酒、唱卡拉OK，兩人重拾過往兄弟情誼，彷彿回到三四十年前的時  
光，頂著小光頭的火車站，南來北往的車途。這樣的日子持續五六年，直到  
每個月必須跑診所的年歲，終才結束了在外口趴趴走的日子。

彷彿影片倒轉，歲月又一把將他們拉回家庭，進入嶄新的老年人生。

上一次見面，是在市區大醫院的門診，春雄要看骨科，阿民仔則有高血  
壓的問題。他們在淡綠色塑膠椅前撞見時，談話聲嚟早已不如當年喜宴的高  
聲闊談，兒女都結婚了，各自在外地工作，共通點是留下了年幼的孫仔。

「當時閣來飲一杯？」阿民仔問。

「毋通閣飲矣啦！」

「真正，身體要顧！」阿民仔自己也笑著附和，「烏肚糶歹去是無？」

「無啦，阮查某困車袂發——」

阿民仔眼神探向外頭的少年，手掌在空中比劃了兩下，少年馬上就看懂  
了，「綴春雄阿公去看覓——」阿民仔低聲交代少年。

「這……」春雄仔面露疑惑。

「阮大漢孫啦！」

春雄的眉骨撐起一對眼皮，驚訝，嘴角上揚頰肉鼓起：「今年幾歲？」

「高中畢業矣啦。」

「這呢大漢！」

「你毋知影時間咧過足緊哦！」

「嘛是……」

「困仔咧大嘛是足緊！目一瞞，是一个大人矣……」

春雄聽出那飄昂聲腔裡飽藏的驕傲情緒，心裡想的是，十年後，浩浩也  
會長成這樣一個像樣的少年仔——這個念頭，讓他整個人瞬間精神振奮了起  
來。

\*

正午，日頭撞進紗門，地上的腳踏布還殘留著水氣。

回到門庭時，不見車影，春雄慌了，人沒進去，喉音朝著穿堂大喊：「玉芳仔走矣哦？」

「前腳拄走，你就轉來，」阿梅的身影從洗碗槽前轉出來，低聲咕噥：「恁父仔困真正是，欲恁人來修理嘛無欲講乎好……」

「幹，」春雄忍不住罵了一聲，回過頭，馬上轉換聲腔和少年致歉：「歹勢呢，今仔可能……」他同時從口袋裡掏出兩張一百，打算當車馬費。

少年緊張地舉起手揮動，不收，直說：「毋免、毋免……」匆匆催下油門，掉頭走了。

這一幕，春雄看在眼裡，只想，這個困仔真捌代誌，阿民仔教咧好。

平常這時候，春雄和阿梅在門廳裡各據一隅，在日頭折入玻璃窗的暖熱裡，看四十分鐘的大愛人生劇場。連年的劇情和結局都差不多，適應退休生活，最後翁仔某一起走入團體志工。前幾年，阿梅在路邊還有個麵攤仔，那時她還沒當阿嬤，因此把這事當成生活重心。

後來阿嘉娶了筱玲，夫婦倆在市區各自都有工作雙薪家庭，原本想將孩子送托育中心，阿梅反對，只說我來顧，袂上累啦。因此，那時她每天揹著一個柔軟的嬰孩在攤仔和幾張摺疊桌之間來來回回，連上個廁所揹帶也沒有鬆懈。她時常在厝內或攤前感覺自己回到二十年前，阿嘉和玉芳還小時，婆婆答應在困仔午休時幫忙看顧三個小時，讓她抽身去銀行煮一頓飯，多賺一份薪水——這樣的日子持續五六年，她不曾喊累，反而覺得自己在迴圈般的家庭生活裡走了一條岔路，稍稍擺脫這幢屋房——雖然仍是鍋碗瓢盆，至少，有一筆自己的錢，人生好像就掌握在自己手上，日子變得不一樣了。

然而，在麵攤仔和廚房之間，她難免懈怠家務。春雄下了班，看著洗碗槽裡滿坑的碗盤、成團的衫褲堆成垃圾山，脾氣上來，夫妻倆那時開始有了頻繁爭吵的習慣，還有維維要顧，麵攤仔不得不在這樣的情況下收起來了。

阿梅知道，顧困仔毋是這呢簡單的代誌，除了照顧，還有陪伴和教養的問題，她曾想玉芳就是這個時候出了差錯，因此上幼稚園之前，她也不攬事，果斷地就送回去給阿嘉夫婦自己照料了。

從沒想，在那半年間，春雄申請退休。

她只感覺自己被算計了。心想，早一年晚一年都好，為什麼偏偏是麵攤仔收掉、送走維維之後？她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嵌在這個家的一部分，而不是獨立的一個人。每次，只要家裡的運作稍有狀況，她總是第一個需要被更動，不像春雄和阿嘉可以理直氣壯，要上班上班、要退休退休，也無法擁有和玉芳一樣的任性和自由。

這份情緒，她一直壓在心底，也沒法和別人說。

現在好了，她從一個歐巴桑變成一個老婆仔，已經是要出去不是、不出去也不是的年歲；春雄都待在家，兩個老歲仔歸工踎佇厝閒閒無代誌做，每天大眼瞪小眼，這樣的日子到底算什麼？

「浩浩嘞？」春雄問。

「食飽佇樓頂睏。」

「啊玉芳仔這擺載困仔轉來……」春雄終於問了，語帶不耐：「是按算欲住多久？」

「講欲和朋友去臺中做生意啦，」阿梅拐著彎回答：「夜市仔賣衫。」

「賣衫就閣去到臺中？」

春雄也曾想，自己年輕時的歲月都奉獻給了工作，除了錢，對這個家究竟真正付出了什麼？

他話不多，又沒有太多和困仔相處的經驗和時間，周末回家，父子間的互動自然隔著一層。他心裡也知道，小孩只靠阿梅一個人是不夠的，因此自然扮起了黑臉，希望孩子都能在兩人的拉拔間，長成一個品行端正的大人。

然而玉芳上了國中，翹課、抽菸、喝酒樣樣來，整天和朋友在外面逗留至深夜，有家不歸。那時他就經常思考，為什麼一個女孩子會變成這樣？

「伊欲去就乎伊去啦，反正咱佇厝嘛閒閒。」阿梅說。

「妳當作顧困仔足簡單哦？」春雄怨聲道。

「我會毋知？」阿梅反問，這一句直接堵住春雄的嘴，「你講話毋通攞按呢啦，袂輸咧和冤仇人講話，」一鼓作氣，她把自己和玉芳心裡的話一次說清：「頭拄仔玉芳仔才咧共我講。」

「哦？」聽了這話，春雄火氣直竄而上：「食我的、用我的，閣有遐濟話通講哦？有才調困仔就家已飼！」語調嘲諷，惱怒：「伊上好攞莫共我轉來。」

「伊攞無轉來咱嘛袂較好啦。」阿梅聲調揚起復落，無奈，尾末輕嘆了一聲。

「攞是妳啦！對查某困這呢寵倖！」春雄大吼。

阿梅難得安靜了下來，像是不想搭理也像無話可說。

春雄也意識到了，收整好情緒，沒繼續發難。

整個廳堂霎時陷入寂靜。

\*

傍晚，阿梅套著一件薄外套坐在小椅凳上穿白襪，浩浩穿著布鞋站在旁邊，腳踏車已經斜斜立在門庭。

春雄一個人在客廳裡看民視。

下午吵完，兩個人就沒再講話，整個午後，門廳裡只有浩浩細緻柔軟的話音，和阿公阿嬤各自慰哄的溫言軟語。大部分時間，浩浩坐在鋪了地墊的木頭地板，在新聞、廣告、算命節目的聲響之中玩拼圖或畫畫，是個不過動調皮的囡仔，吃飯和吞嚥也不用喊吼，只是時不時就問：「媽媽什麼時候回來？」

「媽媽去賺錢啦——」阿梅揚起聲調。

「為什麼阿嬤今天都不跟阿公說話？」浩浩看出來了。

阿梅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最近，除了那些姊妹仔伴三不五時打來，還有一個神秘男聲，建興仔。所以春雄拿起話筒時，阿梅整個人從腳底板到頭蓋骨倏地僵硬。

兩人在老人活動中心認識，每晚，在戶外的廣場有老師來教一些簡單的韻律操，邊運動邊聊天，很快氣喘如牛，二十來個年過六旬的老大人在音樂聲裡手舞足蹈，歡樂而滿足。每天這一個小時，阿梅感到快樂且充實，兩個人聊得來，自然而然也就走進了彼此的生活，至今也年餘了。

起初，是建興仔三不五時就拿自己種的香蕉、番茄過來，後來她滷了豬腳、醃了泡菜會用透明塑膠袋裝著醬料送過去一份，禮尚往來。後來相約在黃昏市場買豬肉、蔬菜，阿梅要包水餃，問他，恁厝幾個人？那個時候，她才知道建興仔的太太已經過身，家已住佇大廟遐，兩個後生攏真少轉來。

她說，囡仔常常轉來嘛是頭痛，大廟遐我常常經過，去掛香。

兩人從兒女日常聊進彼此的生活瑣碎，就是沒有提到春雄，一次都沒有。

跨上車後，她就不再想其他事了。浩浩坐在後座，兩隻白腿在輪仔兩側晃動晃動，車影輾過路燈灑在街仔路上的光跡，直往每天心心念念著的方向而去。

春雄在門廳裡，通常待到七點，然後提著面桶和面巾駝身到便所洗身軀。以前差不多就是吹頭髮的時候，阿梅就會在門口嗑嗑叩叩，鎖腳踏車、開玻璃門，現在超過八點還不見人影。他拿一張塑膠椅坐佇電風頭前吹涼，熱氣飄散，在嗡嗡的強風中，他想著，這一整天下來自己究竟做了些什麼？回過神時，半個小時已經過去，幾十年的時間也這樣過去。

什麼都沒做。

真要說，春雄現在的生活，就像阿梅的過去：大半時間拿來操心，憂慮。阿嘉是三十初就結婚了，筱玲這個媳婦有本事也算懂事，但小孩就生一個，雖然是男孩子，但他和阿梅都希望至少是兩個；還有夫妻倆在嘉義市區住的小公寓是租的，每個月花一萬多的錢養一間永遠不屬於自己的小房子到底算什麼事？兩個老大人每天都在想，糾結，花了很多時間和這些事情相



處。但近來春雄覺得，阿梅淡了，已經不那麼在意這些事；有時候講起來，甚至還幫著玉芳和阿嘉說話，要伊順其自然，放寬心，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時代無全矣啦。

白天，夫妻倆七早八早就起床了，沃花、食早頓、擦門窗、洗內衫褲……弄完就各自躺臥在沙發兩側聽收音機，半夢半醒間，想的仍是這些事。其實阿嘉和玉芳沒有分別，家已的囡仔攏會煩惱，無全代誌爾爾。現在有了浩浩，多少分散了一些注意，但所有的事情，在入夜時分，仍會一鼓作氣撞進夫妻倆的思緒。

這些年，因為維維和浩浩，春雄才稍稍意識到，過去阿梅一個人帶兩個是什麼樣的情形。

最近的算命節目，是去年春雄偶然在賣藥廣告裡看到，聽著那些有人指點迷津的人生故事，彷彿自己的生命也能得到救贖。夫妻倆很快著迷，日日準時收看。

晚間這檔「命運e點通」，主持人安迪是春雄面熟的，方桌後面有一位舉止優雅、會看八卦命盤的女老師。春雄把頻道切換過去的時候，安迪正好接上一通來自東石的黃先生，支支吾吾、唯唯諾諾地報了自己太太的八字。

「黃先生你好，」老師嘴角一噓，停頓了一下：「恁某今年確實是……」

「嗯……老師你講……」

老師巧笑一瞬，一臉篤定：「伊這是犯桃花。」

「啊……」黃先生的聲音難掩慌張。

「老師今仔和你結一個緣，」老師從抽屜拿出兩張鮮黃紙條，「先送你兩張『斬桃花』的符令，來，你提轉去了後……」然後一字一句說明流程，黃先生聽得一愣一愣，心裡卻是多了幾分篤定，所有的謎團、濃霧，好像在這樣的儀式裡和老師的語句間雲開見月明般變得清澈透明，可解，不用再一個人孤伶伶地糾結擺盪不定。

成功的案例，抓住了電視機前觀眾的情緒，春雄想起最近發生的事，心裡掀起一陣前所未有的衝動，幾乎就要抓起話筒。

「你若閣有煩惱就打電話入內，」老師急著接下一通，最後叮嚀一句：「阮攏佇遮等你。」

春雄在想，阿梅個性顧家，年輕時候就是這樣，兩個孩子出生之後，更是什麼都以兒女為主，因此就算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也不曾有過現在的憂慮。

大半時間，阿梅仍是待在厝內，在鍋碗瓢盆和電視機前，所有的家務和日常瑣碎卻像是附加上去的，她少有因為阿嘉或玉芳的事情大落大起了，像

一個有自己生活重心的查某人，不再為了這個家綁手礙腳，愛去哪裡去哪裡，想和誰來往就和誰來往。

去年春雄曾親眼目睹過這一幕。紗門裡，有道男人身影和阿梅對坐，兩個人在門廳裡聊得歡天喜地，阿梅映在玻璃窗上的表情是他陌生的模樣；或者說，記不得了的模樣。那天，他去找阿民仔，回來時人就佇在門廳裡聽著，對話內容尋常，但阿梅的語調聽在耳裡卻很是生份，像一個他很熟悉卻不認識的什麼人。

都這個年紀了，在門廳裡聊些日常瑣碎也不是什麼事，他卻莫名地感到不安，遲遲無法放下這份情緒。

\*

傍晚，廟埕開始有人聲竄入，以音箱為中心，十幾二十個老大人圍成一個圈，阿梅牽著浩浩沿著步道走進人群，一大一小的倒影映在灰白色地面。

建興仔在《小蘋果》和《癡情玫瑰花》的節奏裡走近阿梅，聲音蓋過巨聲喇叭：「恁孫仔哦？」

「對啦。」阿梅跟著老師的動作搖手擺頭還得跟著律動，氣息顯得有些短促：「細漢孫。」

「看妳今仔憨神憨神——」

阿梅嘆了一口氣，「厝內的代誌啦。」同時搖了搖頭。

「哦？」建興仔只是出聲應和，頓了一下才接著說：「罕得聽妳講厝內的代誌。」

「阮查某困啦，」她頓了一下，話珠子在音樂聲中脫線般全落地：「去年離婚，一直無頭路，這馬連困仔擺放乎阮兩個老的……」

建興仔有些意外，沒預警阿梅劈頭這樣乾淨俐落。

「重點是……」她兀自說著：「阮翁到這馬閣毋知。」

「攏無共伊講哦？」

「厝內就咧亂矣……」阿梅又搖頭，「驚一講閣冤起來……」

那天，除了玉芳的事，阿梅也講了春雄。建興仔只是聽，心想阿梅說出來或許好一些，雖然都是家內事，但他不在意。今天的她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可以。

過了一會兒，建興仔突然迸出一句：「著乎 in 冤——」

阿梅愣住。

「父仔困和翁仔某共款啦，」他篤定說道：「愈冤感情愈好！」

聽了這句，阿梅擺了擺手，嘴角卻不經意地揚起了。

\*

節目進入尾聲，春雄帶著情緒把鐵門拉了下來，動作粗魯，轟隆轟隆炸得滿巷。

半個小時。他自己躺在臥室裡的竹蓆，反覆糾結阿梅這三十分鐘的延遲，自己想想都覺得可笑。

祖孫倆回到前庭時，浩浩一個弓箭步，跳下車，整個人往鐵門撲去：「阿公！」

看見這一幕，阿梅心裡也警覺起來。平常，她從外頭回來春雄人都還在門廳，今天遲了些，眼前竟是一片沒得商量的鐵門。

「阿公為什麼關門？」浩浩神情緊張地問，一張小嘴微微撐著不敢閉闔：「阿公是不是在生氣？」

阿梅沒應答。浩浩似乎看懂了，猛地抬手拍打鐵門，砰砰砰砰。

她趕緊湊上前，隨便找個理由慰哄：「阿公在洗澡啦……」

終於，門內傳出響動。隨著鐵門拉升，春雄的身影映現在玻璃門上，薄薄的一層暗影。

「阿公你為什麼關門！」浩浩像隻老鼠吱吱叫，從門沿下邊鑽竄進去，春雄見狀，趕緊伸出手，護住他的頭頂。

浩浩進到裡邊馬上回頭喊道：「阿嬤妳緊入內、妳緊入內！」

「你為什麼玩到那麼晚回來！」春雄佯裝生氣，拉高分貝對著浩浩喊。

浩浩脫了鞋，站在鞋櫃旁像罰站，有點心不在焉：「因為……在跳舞……」同時抬頭看了阿嬤一眼。

「你沒跟阿公說我們去拜拜！」阿梅舉起手中的紅色符袋，晃了兩下。

浩浩這才抬起頭，看著春雄說：「去拜拜。」

春雄兀自轉進門廳，不搭理，只有聲音飄過來：「跟阿嬤說以後那麼晚就不用回來了——」

浩浩聽出端倪，拉高聲調喊：「不要！你自己跟阿嬤說！」轉身跑進穿堂。

那晚，阿梅在樓梯口捲起掌心在浩浩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浩浩兩眼發亮，興高采烈地舉著那個符袋踏上樓梯。春雄在臥房裡，聽見腳步聲，趕緊開口喊：「毋通走啦！等一下跋倒！」節奏仍然急促，他趕緊翻下床榻，浩浩正好此時打開臥房的門：「阿公！」氣喘吁吁地奔至床沿。

「跑那麼快幹什麼啦！」春雄伸手幫浩浩撥開散落在額間的髮絲，同時抽了張衛生紙，「流那麼多汗怎麼睡覺！」

「這個給你，阿嬤說。」浩浩呼出一大口氣，斷斷續續地說著。

「這什麼？」春雄沒多留意，逕自幫浩浩擦拭鬢角。

「掛在，車子！」浩浩兩片水嫩的粉唇開闔開闔。

「什麼車子？」

「媽媽的車子！」浩浩兀自說著：「阿嬤說，等媽媽回來，掛在媽媽的車子！」

春雄一聽，便明白了阿梅的意思。

「這樣，媽媽以後就不會再出去了——」

「為什麼？」

「因為你用『這個』把車子綁起來了啊！」浩浩語調自然。

「可是媽媽是出去賺錢呢——」春雄不自覺地回了這句話。

「我不要！」浩浩卻表情一變，張敞喉嚨大喊：「我要她在家陪我就好了！」

那夜，浩浩的聲音在夫妻倆的耳邊持續迴盪——

\*

玉芳在飯桌前沒有明講，阿梅也不知玉芳這一趟將離開多久。

所有事情，都是玉芳單方面跟她告知，她默許，春雄毫不知情。阿梅只想，玉芳願意去找頭路就是一件好事了，若在臺中能夠發展，母子倆未來的生活也有個指望。做父母的，應該要支持，應該要成為兒女的後盾吧？

阿梅甚至希望自己能夠做到讓玉芳沒有後顧之憂的程度。

隔天，春雄把那只符袋收放在那張泡茶桌仔，每日在門庭裡搓洗內衫褲時，總是多留意巷口和街仔路有沒有熟悉的車影。他心想，玉芳仔這個人反起反倒，月底人不一定會出現，現在也難保不會提早回來。

三個多禮拜的夏日炎炎，春雄和阿梅早上一個負責接送一個負責吃喝，穿襪子、剪指甲、擦屁股這種日常事務則分工，努力想打理好孫仔的生活。假日時候，春雄會讓浩浩站在前座，祖孫倆靠著一臺烏肚糶四界去行去看，公園、柑仔店、國小操場，晚上則由阿梅帶去廟口，兩個人都覺得這樣的生活很好，不過分疲勞也不無聊。

有時，阿梅仍會覺得自己回到了過去，負擔和心情卻沒有以前沉重了，有春雄幫襯著，所有的事情都游刃有餘起來；對春雄來說，則是一場新的體驗，他不知道一個囡仔的成長有這麼多瑣瑣碎碎、眉眉角角，以前的嚴厲和管教那一套沒有用在浩浩身上，也不知是年紀大了收斂脾性，還是心裡那塊堅硬的什麼被孫仔柔軟的笑容給化解，他三不五時就牽著浩浩的小手去逛大

賣場，買了一堆冰淇淋、餅乾放在冰箱，浩浩想要，他就買，無止盡疼寵。

有時浩浩被阿梅叨唸，春雄也不避諱說出「阿嬤壞壞」這樣的句子，銳氣消退，和以前不一樣了。為此，阿梅感到慶幸。

反倒自己必須扮黑臉，她知道必須有這樣的角色，不然囡仔會無法無天。

前兩個禮拜，浩浩每到睡前便哭鬧，春雄和阿梅使出渾身解數才能稍稍轉移注意力，卡通、拼圖、玩偶……阿梅一次盛怒之下大聲吼道：「不准再說要找媽媽，有阿公阿嬤就好了！」

那次春雄有點意外，心想囡仔難免想媽媽。奇怪的是，那次之後，浩浩夜裡的哭聲慢慢消退，在近兩個月後，兩個人有意避談玉芳，浩浩竟也沒再哭鬧。

日子就這樣過去。

月底，玉芳仍然沒有音訊，倒是阿嘉帶著妻兒回來了。

一進門，阿嘉和筱玲對看了一眼，神情詭異。

浩浩朝著門口喊：「阿舅！舅媽！」

「嘿——」夫妻倆笑著應，轉頭問阿梅：「媽，浩浩這馬攏住佇遮哦？」

春雄怕阿嘉心生嫌隙，馬上拉高分貝喊道：「對啊，你看你阿姐多無路用！家己的囡仔放乎阮兩個老的飼，自己毋知影走去叨——」同時抬眼看了阿梅一眼。

阿梅趕緊答腔：「還是你和筱玲捌代誌啦。」

「可憐到浩浩這個囡仔，父母攏無佇身軀邊……」

阿嘉和筱玲坐在沙發，原本只是無奈地笑笑，後來看見阿爸看浩浩的寵溺眼神和說話的柔軟口吻，倒是多說了一句：「毋閣有你和阿母的疼惜，較贏阿姐一个人矣啦。」

\*

吃完飯，阿梅照常帶浩浩出去，厝內就只留下春雄和阿嘉夫妻倆，她心想這樣也好，父仔囡半年就見這麼一次，下次可能是過年了。

在廟口時，建興仔同樣在音樂聲中走近阿梅，連月的相處浩浩已經不生份，遠遠就喊：「阿公！阿公！」阿梅聽出一點什麼，但沒阻止，按輩分確實也該這麼叫的。

門廳裡，春雄卻把烏肚標牽出來，維維站在腳踏板上，直喊要去找阿嬤和浩浩。「我載伊過去隨轉來，」春雄人在前庭，朝著屋裡喊：「恁先食水果啦——」

「無要緊啦，」阿嘉人在厝內，拉高音量應：「今仔維維欲佇遮過暝啦——」

春雄愣了一下，疑惑問道：「過暝？」

「嘿啦，阮昨昏有共阿母說矣啦——」

沿途，他心裡很不是滋味。心想，阿梅為什麼沒有跟自己說？是怕自己反對還是覺得沒有必要？愈想愈氣。

來到廟口，他牽著維維繞過鐵欄杆，遠遠就聽見了音樂聲。

老榕樹旁，十幾二十個老歲仔在那裡搖頭擺手，他一眼就看見了阿梅和浩浩的身影。

「阿嬪——」維維喊：「我們來了！」

浩浩看見阿公，馬上就往這頭跑了過來——

春雄見狀，趕緊彎下腰迎向前，怕他跌倒。

「阿公——」春雄一把抱起了浩浩，「你也要一起來跳舞哦？」

「對啊。」春雄應。

阿梅走了過來，語氣有些低沉：「恁哪會過來？」

「就吵欲過來找浩浩——」春雄答道，看見一旁的建興仔，他點了個頭，建興仔也低下頭頸表示禮貌。

建興仔聽著他們一家子的對話，不免感概：「乎，恁歸家伙仔按呢遮鬧熱，足好矣！」

「無啦，」春雄應。

阿梅幫腔：「對啊，你按呢較清靜啦——」

建興仔沒再多說什麼，轉而問道：「恁甘知影……彼个演戲的安迪？」

「主持算命臺彼个？」

「就是矣！」建興仔低聲說道，怕被誰聽到似的：「今仔看新聞才知影，死矣。」

聽聞消息，夫妻倆太過震驚，一時都沒搭上話。

「前兩年就著癌矣……」建興仔繼續說。

阿梅困惑問道：「若按呢節目……」

「可能是電視臺錄好，提來放爾爾。」

那一晚，不知是氣氛所致還是怎麼，一家四口在音樂聲中手舞足蹈，和樂融融，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

最後一首樂曲響起前，阿梅開口了：「今仔要較早轉去——」

兩個困仔難得有伴，還不想回去，齊聲拉長聲線吶喊。

「為啥？」春雄問。

「若無欲放 in 翁仔某家已佇厝哦？」

「in 好不容易有家已的時間，無要緊啦。」春雄說：「而且……毋是說維維今仔欲住咱遐？」

「啊！」阿梅愣了一下才想起這件事，「說欲問你，結果去乎袂記——」

那一刻，春雄突然明白了——日子，就是如此、就該如此，也只是如此。

浩浩和維維跳完舞，四隻小短腿在老榕樹旁繼續追跑，討論著誰給阿公載、誰給阿嬪載。春雄和阿梅前後繞出鐵欄杆，要他們跟建興仔說再見，他們揮動短小手臂高聲呼喊：「阿公再見！」

春雄聽見了，轉過頭去，只見建興仔舉起手臂揮動，一晃一晃地，像在和他們告別，長長的灰影慢慢地消失在眼底。

「來轉！」阿梅說，心中那份無法言明的重量卸了下來。無聲、無息。

路燈下，暈散的白光照出他們的身影，維維坐在阿梅腳踏車後座，春雄載著浩浩緊跟在後頭，兩大兩小的身影映在碎石路上，時而交疊，時而分離，在今晚濃稠的夜色裡，一起回家去了。